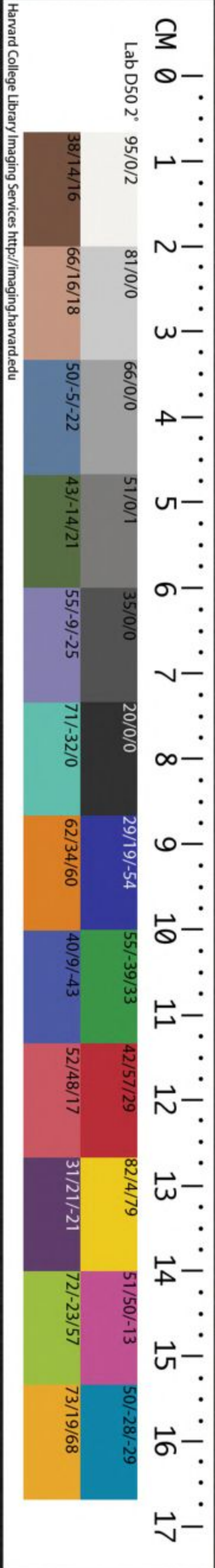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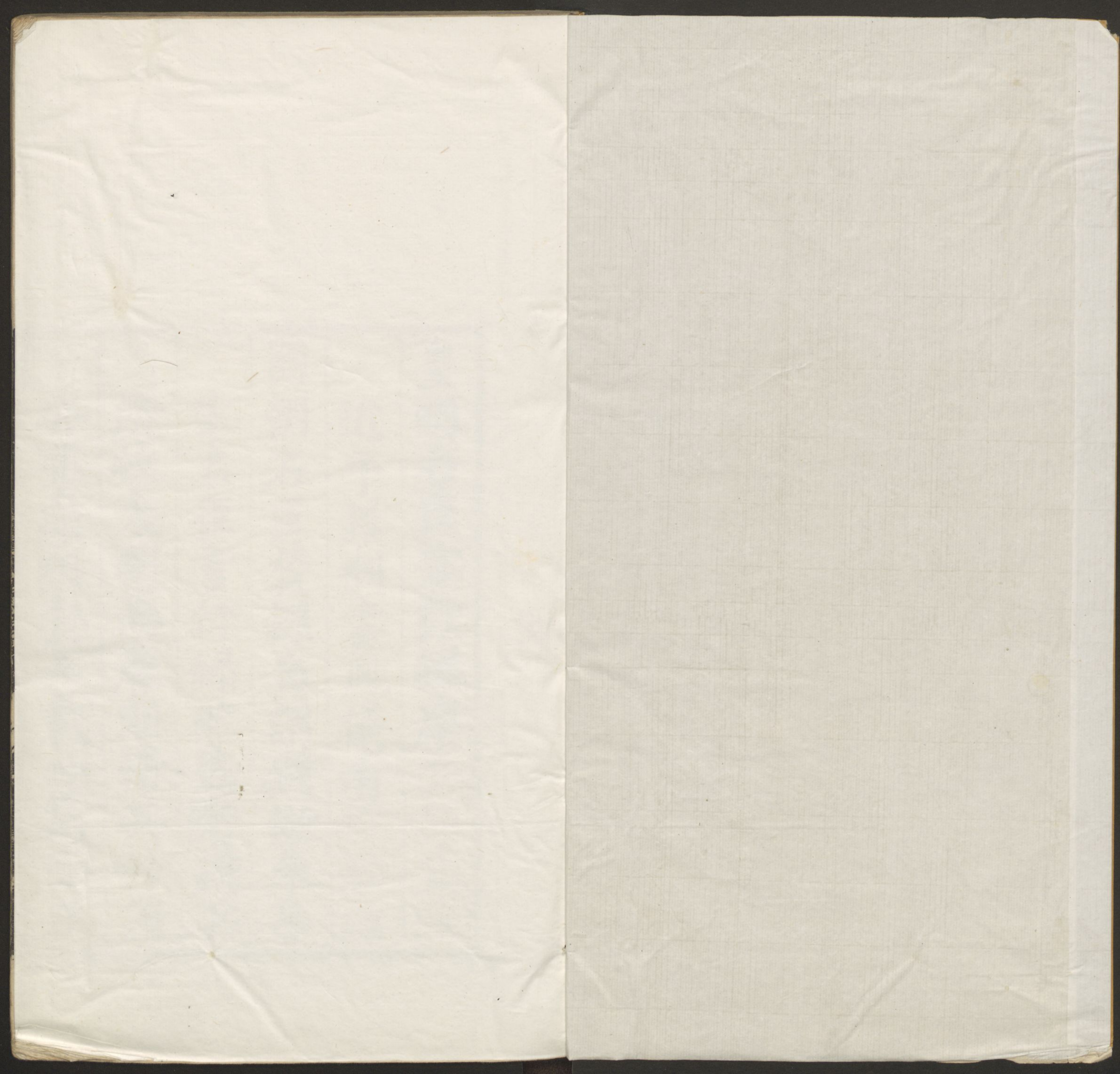
T2259.7/4223
2950 (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9 1940

皇明名臣言行錄

金





皇明名臣言行錄序

近年彭荆書鳳儀有

國朝名臣贊錄自謂錄做朱子

宋名臣言行錄然或謂議其

辭牧太狹而庸則惜其於諸

公事疎廢於名載一編而止

皇明名臣言行錄序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近年彭刑書鳳儀有



國朝名臣贊錄自謂錄倣朱子

宋名臣言行錄然或者議其

所收太狹而廉則惜其於諸

公事蹟限於人載一篇而止

未嘗兼取博采悉如朱子所
編之法似覺有所未備於是
過不自量輒於暇日翻閱其
國朝諸家文集與夫記事之書
於凡諸公之言行一以竊取
朱子之法類而聚之所愧聞

見寡陋率易成之而於朱子
之所謂掇取其要者有未能
焉矧朱子之書論者謂其不
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而於
國家盛衰之故亦隱然備見語
及於此則豈廉之所能窺其

藩籬哉彭本贊論謹嚴悉以
采入原所收三十一人今增
至五十四人云
弘治戊午冬十月初吉豐城後
學楊廉書于金陵官舍

近代名臣言行錄小序

我

皇明名臣昉於莆田彭公鳳儀錄贊
後泰和尹公正言有通錄豐城楊
公方震有言行錄莆田林公從學
有補贊述作多矣而近代名臣固

未有錄之者咸不自揆通加搜訪
共得四十有八人亦爲言行錄是
皆我時女公五言百餘語豐盈

英

憲

孝

武四朝之所培植者雖其事功所就
不無大小之差然志行風節才猷
學識充養磨礪卓爾不群皆足爲
士君子立身立

朝之法程也載籍旣寡識見復庸僭
妄漏畧之罪知不可追錄未盡者

尚有埃于續考云

嘉靖辛卯六月既望後學海鹽東

濱徐咸書

卷四 諒之 所 許 蘇 養 翰 其 事 以 所 錄

心 不 無 大 小 之 差 然 志 什 風 嘯 木 矯

一 半 漸 次 身 類 編 平 衡 不 轉 皆 以 爲

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魏國公中山徐武寧王達

誠意伯劉公基

鄂國公開平常忠武王遇春

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文忠

衛國公寧河鄧武順王愈

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和

西平侯黔寧沐昭靖王英

參政陶公安

學士承旨宋公濂

參政越國胡武莊公大海

御史中丞章公益

祭酒宋公訥

大學士朱公善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

少師蹇忠定公義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少保黃忠宣公福

祭酒胡公儼

左都御史顧公佐

少師楊文貞公士奇

少師楊文敏公榮

少師楊文定公溥

尚書周文襄公忱

祭酒陳公敬宗

第二卷

祭酒李文毅公時勉

侍講劉忠愍公球

副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都督山襄毅公雲

尚書王文端公直

知府况公鍾

僉都御史魯公穆

少保于肅愍公謙

昌平侯穎國楊武襄公洪

知府劉公實

右都御史軒公輓

尚書年恭定公富

尚書魏文靖公驥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侍郎薛文清公瑄

尚書王忠肅公翺

康齋吳先生與弼

少保李文達公賢

侍郎劉文安公定之

尚書王公珙

御史鍾公同

侍郎葉文莊公盛

右都御史韓公雍

侍郎林公鶚

布政使陳公選

脩撰羅公倫

侍郎楊文懿公守陳

僉都御史楊公繼宗

第三卷

尚書章恭毅公綸

尚書林莊敏公聰

尚書項襄毅公忠

尚書程襄毅公信

尚書商文毅公輅

第四卷

尚書王端毅公恕

知府岳正

布政使夏寅

定襄伯郭忠武公登

尚書陳康懿公俊

第五卷

尚書馬端肅公文升

右僉都御史高明

都督同知王信

尚書秦襄毅公紘

第六卷

大學士丘文莊公濬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尚書耿文恪公裕

都御史鄧襄敏公廷瓚

按察使楊公瑄

知府張公寧

第七卷

尚書彭惠安公韶

尚書周文端公經

尚書張莊簡公悅

侍郎黃公孔昭

侍郎張公元禎

第八卷

尚書劉忠宣公大夏

第九卷

尚書倪文毅公岳

都御史張簡肅公敷華

都御史戴莊簡公珊

尚書林文安公瀚

侍郎謝文肅公鐸

尚書許襄毅公進

第十卷

尚書章文懿公懋

尚書韓忠定公文

尚書天文定公寬

祭酒蔡公清

都御史王雲鳳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吏目鄒智

第十一卷

尚書孫忠烈公燧

御史陳茂烈

寺丞黃鞏

都御史許忠節公逵

第十二卷

檢討陳獻章

郎中莊景

給事中賀欽

陳真晟

胡居仁

第十三卷

武定侯郭威襄公英

待制王忠文公禕

吳友雲

尚書胡忠安公濙

參議解公縉

襄城伯李公隆

尚書陳節愍公洽

英國公張忠烈王輔

尚書鄺忠肅公埜

侍郎曹文忠公鼐

左都御史陳僖敏公鑑

僉事陳公祚

侍郎廖忠敏公莊

少保彭文憲公時

尚書崔莊敏公恭

尚書李襄敏公秉

尚書姚文敏公夔

尚書余肅敏公子俊

都御史朱恭簡公英

太保劉文和公珣

侍郎儲文懿公瑾

第十四卷

尚書雍公泰

少師劉文靖公健

少師李文正公東陽

少傅謝文正公遷

少傅王文恪公鏊

少傅劉文肅公忠

少保石文隱公瑤

少師楊文襄公一清

尚書陳公壽

尚書林公俊

尚書孫榮僖公交

尚書邵文莊公寶

尚書喬公宇

尚書吳公廷舉

尚書彭公澤

少保席文襄公書

尚書胡端敏公世寧

尚書李康惠公承勳

尚書王公守仁

尚書梁公材

尚書傅文毅公珪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廣西臬臺舊刻

本朝名臣言行錄自徐武寧王而下凡一百人至嘉靖癸丑月

宗沐得海鹽本復無以郭威襄公而望三人蓋始

具徭使觀者得詳考焉臨海後學王宗沐識

皇明名臣言行錄目錄終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徐達

中山武寧王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字

直隸鳳陽人國初封魏國公卒年五十四追封

中山王謚武寧配享廟庭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

五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

視其所以周旋幾年動靜語默悉超群英朕於是命為

帥首凡有微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

執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

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

浩繁姑執之郡密迩大江况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以

拒江面爲朕肘掖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爲將擇精
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
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
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爲大將浮
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帥京口已定東探浙
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
潛遣間諜誘我斥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
之王將三萬人逼近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窘益兵可
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士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
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
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
守者窘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

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
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之餘
挖彼援兵尚未驚移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且戰
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
敗入其城上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
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
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遁城
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援至王發兵挖要而戰援至敗
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群雉甚多朕
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
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
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進微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

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戰死其年惟楊元義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雷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塗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塗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爲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

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雷王守京朕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大半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爲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北齊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嶠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

命宋國公馮勝接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
由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
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并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
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
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爲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
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
至嶺北兵疲而還勅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口外餘民自
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之召
罷比鎮勞勞丁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染疾朕恐之星馳
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廖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
薨特封中山三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

八月己酉塋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魏國
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
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
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
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
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滅偉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
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夏奠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
萬世勒諸堅石樹當神道歌曰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
兮忠良迷縮祕略兮神機默溫溫兮兼剛秉旄鉞而徂征
兮既出旂幢繚繞兮椎氣軒昂戰騎靈兮蹄疾旌旗烈烈
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礪矛燦爛兮精鉞舍之兮周廬
星列屬橐兮比比懸傍刁斗聲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

名臣錄卷一
四
截穹弧力勁兮旻挽槍幾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孰
前當摧堅撫順兮我武惟揚右見

御製神道碑

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
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親筆之
刻置墓道朱善撰神道碑後

太祖高皇帝仗一劍起淮右舉湯武吊伐之事有識之士雲
附亦從於時肱股心膂之臣皆英武傑特超邁之才若純
誠厚德顓顓焉尊主庇民之心者中山武寧王徐公其首
也天監厥德報福弥厚延慶後人愈遠愈盛非一時同輩
所可疑也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公次增壽

太宗皇帝靖難之際有翼誠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陽武侯
進定國公楊士奇撰定國公墓誌

天眷

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群雄翼我

洪武反狄陰山雪耻千古攻城弗屠手完藏府錫爵分茅以
有魏土奠彼朔野莫敢予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

彭韶撰贊

劉基

誠意伯

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棄官歸隱國初仕至御史
中丞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

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

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閱書肆有天文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

黃伯生撰行狀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行狀

太祖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公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張氏入寇時曹國公欲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

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趣使疾進兵遂窮追賊至東陽擒之以還公至京師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之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如臣駕鈍尤不可爾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償轅而敗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名臣錄卷七
先是相胡惟庸公乃大戚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鑿來視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自是疾愈篤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卒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 並行狀

汪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爲多不法久之御史中丞徐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對以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惟庸挾鑿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不能爲國效忠貶南海遂死于道 新安文獻志

公在勝國年甫弱冠已擢魏科然而低徊散地餘三十載

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今

上龍興遂爲心腹之臣殫爲智慧上讚 廟謨曾不十年濟

一統之功傑然爲開國宗臣 蘇伯衡撰 御書序

初公著書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

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 徐一夔撰 郁离子序

劉之文不減宋潛溪而世獨稱宋者劉掩於功業耳

楊士奇跋覆瓿集

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勲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訾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

才藝而已

揚守陳撰文集序

公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
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每
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家居惟飲
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
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

並行狀

華淪於夷曷仕於時夷婦諸夏仕止乃宜就桀就湯節義
奚虧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翼龍以飛昭回制
作文章是咨允為宗臣爾爵爾祠 彭韶撰讚

常遇春

開平忠武王

字

直隸懷遠人國初封鄂國公卒年四十三追封

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廟庭

王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群盜劉聚所得王察
聚終不能有成聞

太祖駐兵和州棄聚來歸

宋濂撰神道碑

上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繼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

庚子夏五月從徐公拔安慶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
王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
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

陳友諒攻南昌王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與之聯舟
大戰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
將張定邊素號梟猛王射之中矢走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 御舟而已舟被圍復
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

丙午秋八月諸將攻浙西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
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攻之偽丞相張士誠悉發境
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結營東阡復
出敵背士誠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冬十月舊館降得
兵六萬湖州亦下遂進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
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

二十有五萬

冬十月同徐公奉命北伐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
之北將戰王單騎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一箭
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師次太原守將廓擴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
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
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擴帖木兒果中傷
而遁 並神道碑

虜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
深王遂帥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柳河川以疾薨柩過
通州人皆罷市迎哭飲食必祭 王直撰廟碑

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

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所
至無不克捷由其知識明而才力雄故所施各得其宜也
上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
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
言王蓋居其七八爾尚爲文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

並神道碑

惟王文武全才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
今南征北伐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勲震今而耀古
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

蘇伯衡撰祭文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
動颼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劍來從飛
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

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
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
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涇
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其有
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
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
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 當寧興哀
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賜王封袞衣綉裳照曜泉宮

天子曰噫未懽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
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
示千億 神道碑銘

長材偉貌猛如虓虎手提椎埋早歸

真主強漢偽吳席卷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胙疇封以
開鄂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于通血食千古

彭韶撰贊

李文忠

岐陽武靖王

字思本直隸盱眙人國初封曹國公卒年四十六追封

岐陽王謚武靖配享廟庭

王父隴西恭獻王尚曹國長公主生王十有二歲而公主
薨時元末大亂恭獻携王走軍中幾不能存聞

皇上駐兵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甚即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一日取所業示近臣曰
是亦可以當於馬上習之歲丁酉乃以舍人領軍策應池

州偽漢陳友諒發兵寇城王擊敗之戊戌進攻壽陽石球
太平旌德皆下會兵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
司左副都指揮守嚴州偽吳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
奄至與王戰大敗其衆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
下水寇見之亦遁 董倫撰神道碑

乙巳春正月士誠遣偽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二十萬
寇新城王聞之即合將士未至新城十里許有地曰龍潭
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詣王曰衆寡莫敵姑宜
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司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
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
乎吾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
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衆而

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
等有也明日交戰王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出陣
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逆戰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
靡因督衆乘之敵遂大潰自相蹂躪城中將士亦鼓譟而
出呼聲動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擒將士七百餘人
委棄鎧仗弥亘山丘自是張不能軍矣

丙午八月召還京師陞受 宸筭總水陸之師下江浙冬
十月師進克桐庐新城富陽至餘杭謝再興子五人嬰城
同守王合圍攻之一日而拔杭守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其
員外方彛詣軍門請降 曰師來臨城而員外遠來得無
以計緩我師乎彛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抗雖
孤城生齒百萬擇所托而來豈有他意乎王見其誠引入

卧内歡笑款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翼日遣歸允明遂封
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入宿於城上令曰敢有擅入民
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徇由是内外帖然民皆
不知有更革事就加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

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閩中既平餘燼復合
詔王討平之二年春以王爲偏將軍副開平王常遇春征
迤北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川次全寧元將也
速逆戰一鼓敗之追至滦河斬其宗王慶生遂進攻大興
度其必走乃命兵千餘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
斬其將鼎住進克上都秋七月開平王薨于軍中八月

詔王領其衆接援慶陽師至太原大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閩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若候進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鴈門次馬邑元羅騎數千猝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黠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爲營王至據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是夜虜果悉銳來攻王堅壁不動委二營以待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將脫列伯降衆萬餘遂進兵至莽哥舍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夏五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宝玉

冊以歸元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朝廷論公行賞加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賜鉄券四年丙蜀平詔王帥兵鎮撫五年春詔王同中山王復征迤北王總東道兵五月取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刺莽來虜連遁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負重乃留東平侯韓政駐輜重於廬軍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仕刺河元將哈刺張蠻子悉起營度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王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王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刑牲以祭六年冬十月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

尉伯顏不花七年春詔總兵北伐王駐兵代縣遣將各出
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礼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
其將珍珠駙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字羅帖木兒秋七月
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理擒承旨百
家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

王噐量沉閑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
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及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嘗師金
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循禮度惟
謹及出為詩辭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事泊如也

並神道碑

勳戚之胄一世人豪淹貫群籍曾是大韜甲裳盡赤家有
戰袍宋元故鄧兼舉並包宣威萬里實為尔芳庸建上公

以國于曹追王廟食沒膺寵褒

彭詔撰贊

鄧愈

寧河武順王

字

直隸虹縣人國初封衛國公卒年四十一追封

寧河王謚武順配享

廟庭

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天下雲擾衆推王
領軍年方十六出戰必挺身破敵

上駐師滁陽王率所部來附充管軍總管從渡大江取太平
定金陵守廣德謝元帥率衆來寇王奮擊俘千餘人轉行
樞密院判移戍宣州取休寧績溪乘勝克徽州浙江苗楊
元帥率衆十餘萬來攻王與越國公胡大海分門出戰大
敗其衆戊戌正月克婺源三月取嚴州遷同僉樞密院事

各日錄卷一
十五
已亥正月領兵畧浙江臨安大敗張冠庚子七月鄱陽院
判于光取饒州以城來附命王鎮之偽漢陳友諒據江州
數遣舟師攻城王屢殲其衆辛丑正月除江南行省參政
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襲浮梁取樂平擊
敗蕭總管等饒境悉定進取江西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
通款而實無款王知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
遁壬寅正月授王江西行省參政晉之四月陳友諒悉兵
圍江西水漲直抵城下王與諸將固守屢挫其鋒相持凡
三月

上親率兵至大戟康郎山友諒竟死甲辰八月從開平王兵
合圍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送款乙巳正月進右丞
加湖廣省平章出鎮襄陽新附之民未有定志王撫而鎮

之遐邇悅服吳元年十月擢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命大將
軍經略中原王攻唐州取南陽克隨州金商均房之境悉
定三年命王爲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于定
西吐蕃烏思戡等部來歸者甚衆十二月封衛國公食祿
三千石五年討豐州等處溪洞蠻夷平之九年吐蕃邀阻
烏思戡使者王爲征西將軍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
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還

王噐宇宏偉而沉毅簡重謙恭縝密而奉公守法臨大敵
而不惧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下士寬惠愛人廣德宣
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
略之雄兼有君子之行 並朱夢炎撰神道碑

惟武順王洸洸大夫功叅佐命義旌之初氣蓋六軍視敵

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鋤吊民禮士懈彼來蘇節鎮八州
恩信以敷稽古凌烟褒鄂為徒
彭韶撰贊

湯和

東甌襄武王

字鼎臣直隸鳳陽人國初封信國公卒年七十追封東
甌王謚襄武配享廟庭

王幼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
長七尺個儻饒知略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伏劍從之時
太祖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丙申同中
山王取金壇丁酉克常州明年張士誠寇常州王力戰却

之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揚山拜中書左丞又遷平章乙巳
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吳元年九月中山
開平與王督兵力戰平姑蘇縛張士誠以歸時方谷珍據
温台慶元王督諸軍征之谷珍乘大舶匿海島中王遣人
持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珍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
舟楫以萬計乘勝下福州戊申略定閩中諸郡海上晏然
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入潼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
宋國公襲元帥擴廓帖木兒取寧夏東勝大同宣府九月
還京師封中山侯明王瑄僭號以重慶為都王瑄死子昇
立詔王征之昇鎮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五年
比征窮追和林十年
帝念王之功爵為公國于信十八年五開山獠為亂王率師

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

上喜為造第於鳳陽又謂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

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以泥古為哉家蓄媵妾百餘晚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歸田里見故交遺民驩如也

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東奄舉甌閩推堅撫順吊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元勲釋兵以老情寄弥親功崇元祀李鄧其倫

彭韶撰贊

沐英

黔寧昭靖王

字文英直隸定遠人洪武初封西平侯卒年四十八

追封黔寧王謚昭靖配享廟庭

王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隨母逃難母亦病沒孀無所歸
謁 上濠梁

上為惻然撫之為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 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重簡默

雖在髫鬢不樂兒戲十八為都尉三十三封西平侯從大將南征下崇安剪陳友定拔溪寨遂定閩中從北征過駝駒河擒知院李宣為征西副將軍抵崑崙山關地數千里為征西將軍平納隣七站出和林略亦集乃路俘其全部

以歸雲南執我信使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討之白
辰沅陸出羅鬼普定普安皆下之栢匝刺瓦爾弥遣其司
徒達里麻以精兵一萬拒我師王大敗之擒達里麻俘甲
士二萬馬萬疋相匝刺瓦爾弥遁滇池島中接水死父老
爭出金馬山焚香羅拜以迎王師王入善闡城市不昇肆
收梁王金印并官府圖籍撫其民雲南平 程立本撰廟碑
王留鎮雲南辯萬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後踈
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緬車里八百媳婦皆內附平緬以
三十萬衆寇定遠自將兵二萬討之賊殺百人王曰吾知
賊不足破也獲一象明旦寇殊死戰王督戰益急斬首三
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自是平緬不復反矣 廟碑

於惟昭靖早育

潛宮知勇自奮克叙戎功戰守方隅閩寄傲崇西南大夷元
室遺宗負固有年拒命弗通一鼓平之百蠻率從即彼
開府以錫世封 彭韶撰贊

陶安

字主敬直隸當塗人元書院山長國初仕至行省參知
政事卒年五十七

年十六令賦喜秋兩詩且拘之以韻安立成不加點綴弱
冠時閉門研討經籍得四明程氏讀書日程做考亭六條
法及呂舍人規大肆力於經史尤銳意濂洛閩之卒值
元季擯斥江南不甚擢用一時名儒碩士皆樂與之師友

高門鉅族往往奉幣帛延至西塾經指授為聞人者甚衆
至正四年中浙江鄉試八年禮部試下第行省授明道書
院山長再調高節書院太平人物志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太平儒士陶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即今群雄兵起不過子女玉帛
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燒房屋首取金
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元帥府令史陞都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贊佐功多官翰林李士江西
行省叅知政事國初事蹟

先生沉涵道藝以千載自期名聞于江南及為校官問道
考德者接武而至宋濂撰夫人喻氏墓誌

歲乙未夏六月適天兵渡江克采石乘勝攻太平安率

父老開城門降即叅幕府議取金陵丙申克金陵奏捷使
濠會丁母憂服闋授江西行省都事癸卯上討武昌甲辰
克武昌拜黃州知府尋改令桐城復調饒州知府時閩寇
陷浮梁樂平進圍郡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后閩寇成
擒民被脅從者乃立宥之全活者甚衆四境以寧

高皇帝嘉其功御製詩以美之詩曰匡廬岩穴甚濟濟水怪
無端盈彭蠡鱷魚因韓去遠洋陶安鄱陽即一理吳元年
拜翰林學士先是集江南宿儒議禮安為總裁官修大明
令為議律官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
文章第一家洪武元年律成尋拜叅知政事

詔曰朕自西渡江東來安率父老迓朕駐姑熟首言曰方今

海內昂沸群雄奮爭不過于女玉帛耳非民之父母也願
將軍反他雉之所為操王業之度招賢納士首取金陵駐
蹕于此以匡天下安願以身許之朕遂諾後不數年間大
江之南盡為我定

安為人外癯而內實精于易筮驗如神文章論理叙事純
正疏暢而步驟不凡 並太平人物志

宋濂

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元至正間召入史館為編修官辭
去國初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贊善卒年七十三
先生在姪七月生兒時苦多病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
求一日而盡九歲為詩誦有奇語至正己丑用大臣薦為

國史院編修官固辭入龍門山著書

鄭楷撰行狀

濂博極群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為編修官著考經周禮傳
龍門子數十萬言 歐陽玄撰宋府君世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為道士而達官有邀止
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丁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
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
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為列僊無相忘也 劉基撰送龍
門子入僊華山辭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召至為江南諸處儒學提舉奉

旨授 皇太子經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誦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
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晉意講明之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
勿取租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
則君不至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上嘗祀方丘惠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問帝王之孝何書最要先生請讀真德秀大孝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上御西廡大臣皆坐侍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拆俾在坐者聽
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孝好四夷之功
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至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

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
所先也

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凡有任使靡晷夜躬閱載冊
書于牘進之或覆視于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
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
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于後世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
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不願居
職任也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

制之作砒雷葉署温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李二

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授之手注于卮以賜先生曰

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弥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

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集

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日

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

崇國體也

先生胸然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為孝使心正身脩

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尤篤備品

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

鈎距縱為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義不取接引後孝惟

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

譽之內誠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平居布衣蔬食無

異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豈一

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

及致仕歸青蘿山闢一室口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

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為不飲酒寡嗜
欲所致十三年冬孫慎以罪被刑先生安置茂州以疾卒
於夔州臨歿端坐斂手而逝 行狀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文名
之高李問之長外夷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曷其敢忘

彭韶撰贊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
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
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
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
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
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

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
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恠乎滅倉與叔孫宜夫公
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岷岷蓋將吊重華於九疑唁
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
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
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
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悞
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
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
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
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
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

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
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殺注滄海以為樽吾知公之不我
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
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門人方遜志撰祭文

胡大海

武莊公

字通甫直隸虹縣人洪武初仕至行省叅知政事卒追
封越國公謚武莊配享 廟庭

皇帝屯兵滁陽公仗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
天威乙未春三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
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列戎行或

舉旗斬將或操矛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總
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州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
攻徽州拔之元帥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
兼程以進橫梁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
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
判公謂蘭溪去嚴為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
月乃下蘭溪十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
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一月又平
慶州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
曰此閩楚之襟喉地也可棄之乎乃繕城浚隍為堅守計
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為海右大藩通甌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為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 宋濂撰廟碑

苗軍左丞王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抗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兵圍徽州

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衆遁走完者後脅江浙丞相塔失帖木兒主婚強娶平章慶童之女為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兒陰通士誠發兵至湖州市營

圍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死兵散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英等三萬人來降

太祖率英等攻克婺州就遣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初七日英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杭州擒英等至京

太祖命取大海畫像於市曹懸掛刺蔣英等血祭之 國初事蹟

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苟得甲士之驩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有三事而已不殺

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
赴之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
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祭征虜制御士心
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為立祠享之
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

聖皇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颯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
雄其人謂誰時惟越公凜凜越公勁氣橫驚手荷鉄及其
繁若路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天兵四
出靡弗在行瞪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
疆既拓大勲以凝

皇帝曰都爾子羽翼發為雄潘爾鎮其城爾參政府解爾宥
密爾勞爾來以盡乃職公既受命分閩建牙威讐化享莫

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為謳歌視彼郊
原其耕釋釋視彼闐闐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奭奭何
以致斯伊公之力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
權民之云思何其舍旃 並廟碑

章溢

字三益浙江龍泉人洪武初仕至御史中丞卒年五十六
公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
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
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武林心
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
所感 宋濂撰神道碑

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又避地入閩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公乃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
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番輔予矣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

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之
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

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
以軍興加徵至十陪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 詔從其舊 神道碑

太祖謂章濂曰爾在處州石株叅政處叅謀軍事聞知部屬

甚多授爾浙江按察僉事往處州收集赴京助我調用

集到原部下鄉兵二萬名令男章允載管領赴京聽調

太祖大喜後用濂御史中丞 國初事蹟

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
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
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
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恠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公自喪母悲戚過度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臨
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父

已知之公性孝友父喪未舉而兵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
顙顙天火至亟所而滅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
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
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
爭辯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 並神道碑
紫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髯如戟足以畏讜言壬或建
大將旗鼓而殄殲於妖沴或被處士冠服而容與於雲林
可顯可晦載浮載沉一委順於外物初無累於貞襟縣子
尋之卅厓莫踰其峻豬萬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毅之
志而耿耿自信所謂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耶

宋濂撰匡山居士贊

狄君中原民率為厲出而濟時兵以全義結廬匡山以待

聖世營田觀風莫辭勞動提兵于南邦人攸暨呈端謬等全

汝作礪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彭韶撰贊

王禕

忠文公

字子克浙江義烏人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待制奉使
諭降雲南死節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文

公大父石峽書院山長前夕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生公
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師事侍講黃文
獻公綏至元戊子為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
不以聞臨川危素濟南張起岩等屢薦不報有齊琦者得
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克異代人
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為乃歸隱青岩山中著書深自

太祖皇帝取婺徵至行在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衷語必稱子充而不名 鄭濟撰行狀

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
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侍禮即禮制多公所定
除起居注啓沃良多

詔脩元史召宋濂與公同為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

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即命齎賜之

五年正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已有降

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遺使脫脫欲連兵以拒

我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公見脫脫欲

以威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燭火

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

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 並行狀

雲南梁王拒險弗賓洪武壬子 詔待制王禕往使廷臣

危之公驩然就道至則館公于別室廩餼有加羈縻不遣

明年公見執死之嘆曰雲南禍其自我矣 王景章撰哀

詞序

王公以翰林待制奉 命招諭雲南之未下者至則以天

命人心從違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初已嚮服會有僞

彊拒命者公奮義死之後十年天兵下雲南公死事始白

于中朝然旌褒之澤未及也

皇上嗣大統之五年 詔贈翰林學士賜諡忠文於是距公之死七十年矣公之文宋學士諸公序之詳矣予特錄其死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蓋與唐顏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褚尺素人得之千金不易矧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 楊士奇撰文集序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義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為文宏麗沉雄自成一家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萊大事記行狀

宋言

字仲敏直隸滑縣人元進士知縣 國初仕至祭酒卒

年八十一

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遲重不妄言笑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繹騷懷寶自晦

皇明徵詣公車除國子監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諸勅文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

會建大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師生相奸教尼不行於是擢公為祭酒所以提挈鏗磬不遺餘力居常寢食恒在廂房不宿于家 並劉三吾撰墓誌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百僚讓德六館蜚聲嚴而有愛樂育群英乃叙教條爾準爾繩士皆適用

一人以字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彭韶撰贊

朱善

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薦起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

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他日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傳爲己任著述有詩經解願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至 聶鉉撰墓誌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爲富州州守強侯憲中

延公訓導州學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大府以

名聞于 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 廷試第一

除授翰林脩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家屬不完謫教遼

東公畧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至遼城

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畊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

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

旨校文禮闈撤棘之口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年九

月遭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詣 闕上訴蒙

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夕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

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日計之得十九日墓誌

陳瑄

恭襄公

字彥純直隸合肥人歷仕洪武宣德間封平江伯卒年六十九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初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詐人兩便之海溢册沒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益城

凡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脩之

楊士奇撰神道碑

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二埧潮港之湮鑿呂梁徐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築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昧河深淺自淮抵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伴道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

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神道碑
公以都督僉事操舟師於龍江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難至江北公知天命有歸即率舟師迎
濟公以明敏之識幹濟之才遭遇

聖明戮力效勞昭著史冊耿耿不磨 楊榮撰壙志

轉粟江淮灌輸京師濟作河渠避海于危苑彼柳陰在河
之湄以息以薪行者如歸節其勞逸士飽而嬉歲漕百千
卒倍而奇秩祀侯封令名永垂 彭韶撰贊

蹇義

忠定公

字宜之四川巴縣人中進士歷仕

公生而穎異首骨隆起及就學郡守貳奇之選補郡庠生

尋領鄉舉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授中書舍人初名瑒

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對

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華除年擢吏部右

侍郎 楊榮撰神道碑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時政令

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復之公從容為言損益貴

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賴

上聖明不聽 楊士奇撰墓志

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為詹事時師傳皆以勲臣兼之而

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

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致

致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

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 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贈賻尤厚有

詔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問兵民休戚及

文武吏之賢否而 黜之公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
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保

兼吏部尚書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傳之臣銀章各一

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

扈從征庶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 輶邊既賜新第於

大明門寵賜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

勅褒諭仍賜宴禮部

公為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

人有量無所拂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為

包含必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

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
 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
 忠定之不飾玩好傳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
 府公蓋兼有之矣 並墓志
 太宗嘗與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
 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
 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
 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
 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
 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

而詩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
 薄書之才駟儉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革除年間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
 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
 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 楊士奇撰解縉墓碣

夏原吉

忠靖公

字維詰湖廣湘陰縣人鄉貢士歷仕洪武宣德年間官
 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忠靖

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父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
 廖守節教子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出入鄉

問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 楊士奇撰神道碑

洪武庚午以詩經選鄉貢入大學遂擢戶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挫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為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陞戶部尚書求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

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 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 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道庶事脩舉京師肅然自是屢奉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勅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

太宗親宴之別殿 北京宮殿成奉 勅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復起寇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

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如卿

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

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三職如故賜銀

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口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

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 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

勅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義益厚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賙給之

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

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澗深

閑廓不見涯涘嘗有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

汚可浣何懼為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

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

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

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笑曰何不

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

他則無故加播若此平生才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
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候公曰汝何
預焉叱起吏猶惧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
汚精微文書

上命易之 古穰雜錄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雖泯然無迹
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䟽戚識不識皆知其為
善人長者喜為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為
榮 並神道碑

蹇夏何如久而專 名臣錄

公自結知 高皇傳及

列聖皆任以心膂信如著龜勢利不能奪諛間不能行行義

可質鬼神忠貞可貫金石詳茲遺事之集公之縮洩弛張
默贊顯相卓乎有非一時所能莫者也開我

皇明平康之治以基

聖子神孫無疆之統天豈偶生公哉 張元楨撰遺事錄序

黃福

忠宣公

字如錫山東昌邑人鄉貢士歷任洪武正統間官至少
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八贈太保謚忠宣

公授項城縣簿改清源皆有及民之政陞衛知事蚤暮勤
職而才識明敏剗剔宿弊數出意見輔翼上官陞經歷上
書論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竒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于

上前并指公為奸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初建北京置行

部改公行部尚書交趾平郡縣其地建都布按三司總之

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而董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

所欲革其所惡勞輯訓飾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咸備撫

字之政吏承公仁無敢違矣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

令條畫靡間纖鉅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公如父時中

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温恤或有疾病躬造視之按

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悉加禮焉中官馬騏

怙恩肆虐公數裁抑之騏誣奏公有異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交趾幾二

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採用驛召公還交人扶老携

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宣宗皇帝嗣位馬騏激變交趾時兵部尚書陳洽代公掌藩

臬二司累奏乞公還蓋以交人思公之深公時以持節親

藩冊封即日召還復詣交趾時交寇黎利據列城叛

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總師者失律為寇所得并

得公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

共置公于館禮送北歸 並楊士奇撰神道碑

公再往安南為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父母也願自全歸輔

朝廷公斥之喻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饋以

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公悉以所贈

歸之官

楊溥撰小傳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

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

古穰雜錄

公在南京帥府叅贊機務旦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

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水東日記

公秉心正大介然義利之辨以直道事君以寬惠逮民在交趾二十年其人無老稚皆戴之如父母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也

楊士奇書訓子書後

公文之成在於頃刻或有異其點竄一二字為言者輒笑

曰吾豈文人韻士哉

魏驥撰文集序

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為心斥奸闢諛無所

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輔於道憂國忘家老

而彌篤所得俸賜卒分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為主

神道碑

番番老臣實篤忠貞南交內屬藩屏是營公往殿之屹然

長城載安反側盡瘁竭誠十有九載

優詔歸寧三孤峻

秩番後南京論文考德稱情令名

彭韶撰贊

張輔

定興忠烈王

字文弼河南祥符人歷仕洪武正統間封英國公卒年

七十三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

太宗皇帝靖難時屢立戰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樂五年

安南國陳王為黎季犛篡弒命王為總兵官統兵八十萬
往問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
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交州入之乘勝引兵
蹙清化城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
子關賊來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馘數萬級窮追
奇羅海口生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餘衆降附交南平得
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王建議復古郡縣置
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進爵英國公七年餘蘇簡
定僭偽號煽衆復叛惟交州完守又命王征之王率師二
十萬獲簡定于言利柵之山而歸九年賊陳季曠倡亂復
陳氏再命王往討賊聞王師至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
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先

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象奔還自如
蹂踐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算遂獲陳季曠以獻是役也
取勝於至險之中衆以為神既而以王鎮守其地盡平餘

寇 名臣錄

宣德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群臣明旦易服
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縗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尚書蹇義請兼取二說君臣皆素衣冠黑
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元吉及臣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

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 梓宮在殯吾豈忍

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

禮六卿乃有不及 聖諭錄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公謀公即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此早薨而易於撲滅

宣廟愈重之洎顧佐為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
寵賚無虛日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王振專權視
勲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公公亦屈節於振以避禍十
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為人寡言笑膂力絕人重章縫之

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古穰雜錄

先輩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預濟擒鄭竇唐勳
之長破儂張宋青之勇殊不知一平交趾三縛渠魁易草
莽為桑麻變雕題為華夏豐功盛烈又豈止與定關中取
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 黃福撰班師序

桓桓太師國之柱石討平交南以廣禹迹吏于其治職方
是入反側遠衡餘孽復息再勞戎行以靖疆場百蠻聞風
來貢重譯美哉斯勲名昭罔極 彭韶撰贊

胡儼

字若思江西南昌人鄉貢士歷仕洪武永樂間官至太
子賓客

先生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中洪武丁卯鄉試授華亭教諭改長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于自是著為令

先生筮仕華亭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宰桐城以愛民為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蝗途中見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人

入翰林時 朝廷選任儒者若解大紳胡光大楊士奇金幼孜黃宗豫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生在眾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及燕宮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

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

詔奪情道南京見 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為祭酒身率諸生人材翕然從化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戊邊先生為言其情有可矜者乃得免

閑居二十年餘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甚淡薄凡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於人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所至能全交 楊溥撰墓碑

公少以穎異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群書罔不精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得賢士相師友熊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 楊榮撰願菴文集

先生既歸雖聲聞不至於 朝廷而在朝之論舊德者俊

必歸于先生達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之微言者足相
躡於門先生年踰八十官至三品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
下之似者蓋少 王直撰挽詩序

慥慥君子儒林之特匪老于年亦邵其德不卑小官彌厲
堅白蜚英翰苑物論允塞大放瑠琚深探隱贖師表成均
言行維則歸老東湖

太子賓客 彭韶撰贊

顧佐

字 河南太康人中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官至左
都御史

除荏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三中無

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為應天府尹剛峻不撓吏民
畏服勲豪貴咸為之斂手政聲赫赫議者謂類包孝肅之
知開封府 名臣錄

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罷 召楊榮及臣士奇問廷臣中
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
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
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陞佐左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
洗滌積弊佐奏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
卒悚側凜然吏有遭笞者据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

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庶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藁咸資於皂不
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比
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
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末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汝皂隸耕使給薪藁京官皆
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
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
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
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
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並聖諭錄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旦晚東朝
房小憇前呵雙藤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為驗往往有挽
驢駐馬折而還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憎伏彈壓
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候朝之所兩門入惟

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 並水東日記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簡不接一榻疑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實表縉紳赤棒生氣公論以伸事歸堂閣弼于

一人 彭韶撰贊

楊士奇

文貞公

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由薦舉歷仕革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公自知學手不釋卷十二三通舉子業鄉人請為下第師

嘗有儒生過館下棲棲然携書數冊公詢之聞其母老無所養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脩奉母楊溥撰神道碑公早孤感奮力學郡縣交舉為學官皆不就久之徵入翰林任編纂授齊王府審理副

太宗皇帝即位擢為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王直撰小傳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

既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畱一部朝夕自
閱又取一部命翻刻以賜諸子且諭臣士竒曰果然為臣
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 聖諭錄

宋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
一日 殿下顧臣士竒曰自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
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
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酌
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

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
之鑑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
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
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之學所
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
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
當致辨於此

十四年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謁陵展敬之位如何臣

對曰二王尊屬當列稍前兩旁 東宮稍後居中

皇太孫列于 東宮之後亦居中諸 皇孫與

皇太孫同班而列分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所書位次
正與臣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大學士謝
恩畢聞折薪司 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為宮
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
共聽之臣言 詔下裁兩日今聞折薪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
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 並聖諭錄

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請令
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公奏言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
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 小傳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冲成嘗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既迂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

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位進用綰
前史題之

上覽之喜即有 旨罷治仲成而降 勅獎諭臣且賜米及
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聖諭錄
大理少卿弋謙敷言事

上頗厭之因而免謙朝公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
者不足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若傳之於遠
人將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 朝如常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遠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
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
命與禮部議未上而 官車晏 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

宣德二年十月安南乞立陳氏後

上詔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
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十數
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漢棄珠崖前史以為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 並小傳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於行殿賜英國

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 遂賜酒饌及白金綵
幣皆叩首退既還京臣間因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

名臣錄卷五十一
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褰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
汝等持正言不避迂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者言范

太監來臣惶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陛下柰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並聖諭錄
公處心正論事必當大軀常扶君子而抑小人每曰天下

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解縉尹昌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與存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心云

小傳

東里芳洲同邑連開出際 聖明顯融接武東里典綸命

後芳洲繼之所與同事雖無非元夫偉人各展斧藻然即

二先生以觀東里若清廟九室玉瓚珠壘陳列就次玄酒

既酌黃流復裸禮備樂和幽明歆懌可謂古也矣芳州若

泰山喬嶽一翠千里長岡建郡短壘作邑至於傾崖絕壑

款險危峻難容人跡乃見天造可謂杰也已 劉定之撰

勅諭跋

秉節堅貞元氣所鍾早孤自奮婉美文忠江湖脫穎館閣
優崇知人畢達休休爾容巨輔

四聖恩寵始終有文有行有謀有功師垣眉壽一代儒宗

彭韶撰贊

嘗言今差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雲貴江浙湖廣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伍者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炎瘴况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奉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克軍今後勾丁行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所著就那裏當軍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奉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番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

糧操備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發此是畏避文案繁勞不思兵備之無實 奏對錄

楊榮

文敏公

字勉仁福建建安人進士初名子榮御改名榮歷仕革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公初名子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

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賚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終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

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問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

勸遂皆進官公進脩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一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

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歸赤斤蒙古衛

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勦之且

命公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天時沮寒人

疲馬瘠不可行耳小醜不足以煩大軍遂

勅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採集民兵可徵

用出奏示公對曰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征非信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借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

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饑

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

賣直者皆激上怒公悉委曲為之辯解

宣宗立高煦反公首勸上親征遂

苞從討平之並揚士奇撰墓誌

公父辛 詔奪情起復永樂七年當從幸北京適聞母喪
又奪情以行從征北虜師至驢駒河而還軍上乏食公以
為言 上命供御之羸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
而賠償衆頓以全公在軍事既繁劇以親喪不飲酒食肉
時哭泣不自勝因以羸悴

上憐之車駕還南京公乞歸終制不許 王直撰傳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
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
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
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
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
即決庶幾乎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古稜文集

公為人閻疏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議刑辟率居寬恕
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邊徼事及邊將
勇怯智愚靡不通知內篤孝友睦嫺之行家故豐裕且有
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踈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
岸貴賤大小皆歸心焉 墓誌

文武兼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擁祐

三朝捧日而起 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經邦掌制
巍巍當時燁燁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彭韶撰贊

楊溥

文定公

字宏濟湖廣石首人進士歷仕洪武正統間官至少保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誠賢
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漢一時不
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
以獻 仁宗甚悅賜書褒美

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
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
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運為閭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
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
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
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
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

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
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古穰雜錄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備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
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善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
筆譔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
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
桃符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以
姓同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
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焉東王則柳庵西王則泉坡蓋亦
然也 並水東日記

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晚踐孤卿懲艾思咎處困

而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老成體

國著龜典刑東里建安叅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平

彭韶撰贊

宣德四年秋公聞母喪

上深悼念遣中貴護歸治喪事 勅有司葬其母如一品夫

人禮從 上命起復居宥密以便咨訪如弘文故事秩滿

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今上即位特命入 內閣倚任甚重時與少師楊文貞公少

傅揚文敏公同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學而能

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

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

望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豫擇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

行端正老成重厚達大体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

侍之人用輔養本原皆見嘉納 曹鼎撰神道碑下同

嘗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

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

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

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生以畝

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

水土兵政有備 詔廷臣議而行之

公夙稟醇實之資養其剛大之氣刻志苦學於聖賢言行

精思力踐發為文章必據於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至登

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敢

以私干之

周忱

文襄公

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仕求樂宣德間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宗簡進士曾榮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公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改翰林庶吉士旦暮大官供膳月給膏燭之費公感激自奮于學與隋求樂大典歲壬辰授刑部主事公為人既精敏而又盡心簡牘有所推諫無不曲當

蕭鑑撰墓誌

公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

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私造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票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同知府況鍾奏減八十餘萬石 舊例不許圍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圍編圍聚一處推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圍每圍設糧頭圍戶各一名管收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遠運正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置立網運文簿聽其博淺等項費用填註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加六徵收

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連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備築圩岸開挑河道八夫閔納口粮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粮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往時裏河運粮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則自行雇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閔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粮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粮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

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漕糶蘆席折米五合方兌舡在江或遭風公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一十餘廩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駛入收貯聽候交畢日量支餘米雇人看守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北京文武職官俸粮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閔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粮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粮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

糧解領布到官率因紗麗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麗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濶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處走遞馬疋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敷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盜鹽課虧欠公奉 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

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盔甲腰刀撒袋以數百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名臣錄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即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美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遊其地者無

名臣錄卷 五十九
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

古穰雜錄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即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濟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 名臣錄

學博而邃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服國計

以豐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悻大成裕沛乎有客沒而尸祝

人仰休風二十八宿孰能右公 彭韶撰贊

公凡所猷為不執已見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而後決之於已尤善記憶有奸民以經公斷理數事嘗公著公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言耶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 墓誌

陳敬宗

字光世浙江慈谿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祭酒卒年八十三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鬢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

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事之禮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古穰雜錄

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與脩

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脩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脩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爲人矜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昔日勵諸公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閔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仕名臣錄仁廟在東朝時公九年考滿禮部尚書呂震署銓選喜諂諛

中書舍人陳彛訓謂公曰前者春坊庶子鄒濟通考行疏禮遂擢太常少卿今亦當如此公曰屈侍從之膝以希陞擢孰若守志不渝時侍講李時勉脩撰馬鐸皆以爲然比至吏部考滿皆不跪衆皆驚謬僅得復職 出休樂年譜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頽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爲誨朋來是樂不懈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彭韶撰贊

